

吴迪君 王琯琰

晚清 第一 奇案



封面设计 赵建华
责任编辑 周德均

晚清第一奇案

——张文祥七刺马新貽

吴迪君 王琯琬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1 字数191000 印数00001—1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092-8/1·90 定 价：2.20 元

出 版 说 明

张文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是晚清震惊朝野的第一奇案。对此案，正史实录、野史杂说都有大量的文字记述；又经流传繁衍，成为戏剧、弹词等民间曲艺节目，故事更为曲折离奇。

本书由著名评弹演员吴迪君和王珣琬同志根据弹词《张文祥刺马》作了去芜存菁的艺术处理，编写成具有较强可读性的通俗小说。它写出了张文祥侠肝义胆的英豪气节；绘出了马新贻渔色负友、人面兽心的丑恶面目；还揭露了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及其虚伪和腐败。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回 目

- 第 一 回 效卓文君 俏姑娘当垆卖酒
学虬髯公 奇男子拔刀救人 (1)
- 第 二 回 英雄相惜 张文祥义释万云
巡抚爱才 左宗棠喜得良将 (19)
- 第 三 回 处州城破 马新貽假降天国
小巷幸会 李桂兰许身英才 (33)
- 第 四 回 翻手为云 负心汉背信弃义
覆掌成雨 善良女中计受辱 (47)
- 第 五 回 仗义执言 朱昭开脱陈经纬
朝秦暮楚 魔爪又向王兰英 (63)
- 第 六 回 可歌可泣 一代巾幗长遗恨
亦壮亦悲 二次杀马竟未成 (76)
- 第 七 回 菏泽祭祖 马新貽三番遇刺
天津会弟 张文祥四次杀马 (91)
- 第 八 回 绘影绘色 小二细说南京城
助亲投亲 怪客来自苏州府 (103)
- 第 九 回 心怀鬼胎 总督倒履迎官保
官场奇闻 二品登门拜三品 (120)
- 第 十 回 缎幃布幃 彭玉麟有心戏督
阳寿阴寿 李桂兰触景痛夫 (136)
- 第十一回 鱼目混珠 张文祥甘作二爷
指桑骂槐 众官员巧点戏目 (151)

第十二回	六杀未成 往事如烟	金公馆四英密议 状元店文祥叹月	 (165)
第十三回	一绳之援 七刺成功	墨菊花跳出樊笼 马新貽死有余辜	 (177)
第十四回	后院毕命 公堂允约	桂兰遗状诉沉冤 官保拜本震朝廷	 (192)
第十五回	走马换督 投镖寄柬	西太后面授机宜 金统领险遭非命	 (206)
第十六回	欲擒故纵 满腹疑云	曾国藩假释万云 郑敦瑾面审文祥	 (222)
第十七回	梅花书院 总督衙门	坐怀不乱正君子 篡改供词无耻人	 (233)
第十八回	闯北极阁 听隔壁戏	金万云舍生救兄 邓石岸当假为真	 (245)
第十九回	四管齐下 一腔怒气	金统领快马赴京 朱知府备棺面圣	 (259)
第二十回	千夫尽指 众口皆碑	马新貽遗臭万年 张文祥流芳百世	 (272)

第 一 回

效卓文君 俏姑娘当垆卖酒
学虬髯公 奇男子拔刀救人

清咸丰九年的一个大暑天，时值正午，骄阳如火。

在通往济南城的官道上，匆匆走来一个高大、剽悍的汉子。此人长方脸盘，阔口大耳，额角丰隆，虎目炯炯；三股乌油发亮的辫子从脑后淌下来绕在颈间。他身穿一套灰色绉纱衫裤，阔丝带束腰，内藏双筒火铳，肩上挂着一只黄布包裹，一边用左手拿着汗巾不断地在额上擦汗，一边用右手不停地挥着藤凉帽扇风，大步流星地朝城里走去。

济南城是山东首府，又是昔日明朝鲁王封藩之地，因而物阜风宜，万商云集，车水马龙，繁华非凡。此人一进城关，便躊躇四顾，似在辨别方位。一会儿，他暗自点头，趑身向城左走去。

就在他向左趑身而行时，突然从左边城墙根窜出来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个子，与他擦身而过。这大汉忙不迭侧身闪过，朝那小个子看去。但见来人形貌萎顿，满脸烟容，不像是江湖道上之人，便不好发作，只咕哝了一声：“走路怎么不带眼睛！”又继续走自己的去路。

兜转曲直，那大汉来到城左狮子胡同的一家门前。他观

望有顷，自言自语地道：

“分明是在这里，怎么变成这样了？”

这大汉是来探亲的。他的姨母原先住在这里，五年前他曾经在这里小住过；可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一家小酒铺了。大汉仔细地打量起来，见门前悬着一块招牌，上写“小蓬莱酒家”五个字。店堂右边安着一张长方形帐柜，左边是走廊；正中墙上挂着一幅中堂，画着《太白醉写》；两旁一副对联：

店小名气大，座少宾客多。

就在那帐柜旁，坐着一位姑娘，约当二八之年。她穿着淡雅，面容娟秀，真正是脸似白玉，眉如青黛；眼似秋波，鼻如琼瑶；唇似樱桃，耳如杏叶；不施脂粉，更胜脂粉。她在那帐桌内一坐，真可谓是艳惊四座。无怪这酒铺开张以来，遐迩闻名，顾客蜂拥而至，座满为患。这当中多的是狂蜂浪蝶，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乎一睹这姑娘的姝容艳色！但这位当垆姑娘却不苟言笑，从容自然。对于来店的顾客，姑娘殷勤挈壶接待；但若有人做出一丝轻浮举动，那么姑娘的“一指功”、“鸳鸯腿”、“青虹剑”、“金钱镖”，定然使他叫苦不迭，狼狈而逃。正因为这样，这酒铺渐渐地就不似刚开张时那么营生兴隆、座无虚席；尤其是时届炎夏，人们不敢喝酒，生涯就更见清淡。

这大汉正立在店门口沉思，酒铺小二忙不迭上前招呼：

“大爷请进里面小憩。别看咱店小，倒是酒醇饭香、菜美价廉！”

那大汉也觉腹中饥饿，思量着不如进店小吃，顺便也好打听自己姨妈的消息，便点头走进店堂，在那左边一张空桌旁坐下。

那大汉随意叫了些酒菜，端杯品酌起来。正饮间，突闻右首传来“铮铮”之声，不由抬头朝右边看去。只见帐桌旁那位姑娘正做一种游戏：她左手托着一叠铜钱，右手用拇指和食指夹住一个铜钱，轻轻朝帐桌上掷去，那铜钱便似流星般飞向桌面，眨眼功夫，五个铜钱就深深嵌入帐桌，成一朵梅花形状；她继续一枚枚甩去，不一会已叠成高高五幢铜钱，且幢幢排得似刀切样的整齐。那大汉暗暗赞叹：济南真是藏龙卧虎之地，人杰地灵，连一个小酒铺的当垆姑娘，竟也有如此的“梅花金钱镖”指上功夫！

那大汉正欲端杯再饮，忽见右边墙角里也有一人在倚桌啜饮。此人非别，正是方才进城时擦肩而过的那个小个子。大汉有心细瞧，见此人虽然面带烟容，衣衫褴褛，然而双目却内陷有神，行家一见，便知他深具内功。此人出没无常，现在又在酒店里相逢，是偶然巧合，还是……大汉心中犯疑，不由暗暗提防。

此时，外面又进来了五个酒客。为首的一个油头粉面，满脸浮滑，从衣着上可以看出是一个富家子弟；另外四人一色的玄色兜裆叉裤，密门钮扣，阔带束腰，薄底快靴，一看便知是那人的随从打手。四个打手中有个年长者，约四十开外，左右太阳穴上各贴一张膏药，右手盘着三颗铁弹，显出一脸骄狂。

那油头选了张靠近帐柜的酒桌坐定；那个盘铁弹的就在他对面坐了；两个打手从腰中抽出纸扇分左右为油头少年打

扇；另一个叉手站在盘弹者身后。跑堂的一看这个架势，就知道不妙，心里暗暗发慌。

原来这个油头是东门外隆兴当铺的少掌柜祝龙。他家有万贯，会点儿拳棒，平素最喜犬马声色、吃着嫖赌。最近听说狮子胡同“小蓬莱”有一个当垆姑娘，生得十分美貌，昨天特地邀了几个朋友来一睹芳容。一见之下，果然名不虚传，便借酒忘形，竟然言语轻薄、行动浮佻，惹得姑娘火起。姑娘轻舒玉指，朝祝龙右肩上一划，划得祝龙像杀猪般叫了起来。祝龙自知不是对手，忙跟朋友鼠窜而归。回到家里，祝龙让大教师蔡仁脱衣治伤。但见祝龙肩上，一条指痕，肿起有半寸来高。幸亏姑娘手下留情，总算只伤皮肉，未动筋骨。蔡仁替祝龙敷上伤药，第二天才渐渐消肿止痛。祝龙怨气未消，央求大教师爷同往“小蓬莱”，给那姑娘一点厉害尝尝。蔡仁曾经闯过江湖，有点阅历，所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知道这个姑娘有点能耐。他本不愿前去，无奈吃人一碗，服人使唤，自己干的原是在家护院的生涯，怎能不去？蔡仁想想，那姑娘指上功夫虽然了得，但不一定其他功夫都好，却去了见机行事再说。这才有今天祝龙带着蔡仁和蔡仁的三个徒弟重上“小蓬莱”寻衅之事。

当下，跑堂小二见祝龙来意不善，哪敢怠慢，忙呈上菜单，赔笑言道：

“请祝大少爷点菜。”

祝龙一挥手道：

“要这菜单何用？今天爷们要的菜可是与众不同呢！”

“爷要用什么别致点的菜肴，只要小店办得到，小的定奉敬！”

“昨几个姑娘赏了我一根手指，害得我犯了一夜相思；今天大爷特地前来，就是要姑娘的这根香指下酒！”

小二大惊失色，忙满脸堆笑地道：

“大少爷莫见气。常言道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咱们姑娘生就的孩子气，回头小的跟老板娘说了，定叫她赔礼道歉。您老一抬手，事情不就过去了嘛！”

祝龙哈哈大笑起来：

“跑堂的，你还真会说话！好吧，你把老板娘叫出来，我有话面讲！”

“大少爷，说来也真不巧。咱老板娘找亲戚串门去了。这样吧，你老有什么吩咐，回头小的替您转言就是了！”

“也好！你听着：我祝龙家有万贯，虽称不上富可敌国，倒也堆金积玉、奴仆成群。只是我娶了四房姨太太，连个屁都没有放过。现在见你家姑娘貌若天仙，而且武艺了得，想请她到我家作个正室夫人。——就这件事，请你家老板娘看着办吧！”

柜旁那位当垆姑娘，见是昨天受惩的那个恶少前来寻衅报仇，不由芳心大怒。正欲发作，忽见右墙角那个面形憔悴、正在喝酒的瘦个子，二指一扬，祝龙便一声惨叫，两手按住前额，蹬脚呼痛。这一来，吓得店小二和四个打手，俱各惊慌莫名，手足无措。姑娘仔细一看，见那人平静如常，若无其事地用右手二指拨弄着一碟黄豆。再看那祝龙，他的前额眉心中早已嵌进了一颗黄豆，像似额眉间生的一颗小痣。姑娘心里暗暗敬佩，看来此人不仅内功精湛，而且还有一副嫉恶如仇、喜打不平的侠义心肠。既然有人为我出场，我乐得暂作壁上观，以待后变。

蔡仁起手将祝龙眉心中之物取出，一看，不由目瞪口呆。心想：此人竟能将极轻的一粒炒熟黄豆当作暗器射入对方眉心，其内功已臻上乘，其手法可谓出神入化矣！再朝那姑娘看看，见她年纪尚不到二十，似不能有如此功夫，何况她手边也没有什么黄豆等物，肯定不是她所发。那么，这颗黄豆是谁打的呢？看来今天酒客之中，定有武林高手，此事棘手，还是见风使舵，溜走为妙。因对祝龙道：

“大少爷，今日事有蹊跷，我们走吧！”说着朝祝龙暗使眼色，示意他快走。无奈祝龙不是江湖中人，不懂利害；乍学着些花拳绣腿，便不知天高地厚。想想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喂了你蔡仁这几年酒肉，难道就为的听你这两句遁词？不觉心头有气，怒吼道：

“到底是哪个王八狗蛋暗害太爷？有种的给我站出来！”

祝龙言犹未了，只见左边那大汉起右手举筷朝上微微一抬，白光一闪，一颗白色小珠，不偏不斜地嵌入了祝龙眉心的老疤中。祝龙又是一声惨叫，跌倒在地，喊痛不绝。蔡仁与三个徒弟忙扶起祝龙，在他血流如注的创疤中取出了一粒比黄豆更小的白珠来。蔡仁托在掌中，只觉分量比黄豆还轻，一时难辨究为何物。情知不妙，便不容祝龙分说，挟了他就走。

一场风波已息，食客三三两两，边议论边解囊而走。这时候，左边那大汉向小二招手，低声问道：

“你家这位姑娘，芳名可是叫王兰英？”

“是啊！大爷你认识她？”

这大汉欣喜地站起身来，抢步来到柜旁道：

“果然是兰英表妹！还认得我这个表哥吗？”

“哟！”王兰英欣喜若狂，立即起身上前道，“果然是表哥来了。刚才我一瞧你发鱼眼珠的手上功夫，又仔细看了你的面形，心里就想，莫非是表哥来了？只是五年不见，怕认错了人，才没有忙着来见你。表哥，你既然进了这个门，怎么不叫我一声呢？”

那大汉哈哈大笑道：

“有道是女大十八变，五年前你还是一个小姑娘呢！何况你家的门面也改了样子，我怎敢冒昧叫你！”

“刚才发黄豆的那个瘦个子是跟表哥一起的吧？快请他来见见！”

那大汉忙回过头去看那墙角落，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哪里还有什么瘦个子的影踪。因道：

“我并不认识他。起初我还以为他是清廷的鹰犬呢。现在看来，谅是江湖上的隐侠之流。可惜未曾请教他的高姓大名。”

“是啊！风尘中多的是英雄豪杰，你表哥也算得上是其中之一了。表哥，这几年你都在哪儿呐？母亲和我可想得你好苦哇！”

“唉！”那大汉叹了一口气道，“真是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哪！姨妈呢？”

“在堂后内宅。表哥你随我去见母亲吧！”兰英说着，就吩咐小二照看店堂，自己领那大汉去内宅说话。

原来，那个被王兰英称作表哥的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本书的主人公，晚清赫赫有名、声震朝野的风尘豪杰张文祥。

张文祥，河南汝阳郡人氏。其父张海波，原是鸦片战争

时抗英名将关天培的部将。由于清廷崇洋媚外、屈辱求和，以致关天培孤立无援，壮烈牺牲。张海波眼看清廷腐败，愤而退归山林，耕种度日。他一面教子习武，一面叮嘱文祥长大后切勿出仕清廷，因为他预见清廷必将易帜。张文祥七岁时，武艺已初具根底。张海波就把他带到湖南浏阳红莲寺拜自己的师妹红莲师太为师。红莲师太是雍正朝著名剑侠吕四娘的六代传人，集内外功于一身。张文祥随师五年，练得一身好武功。由于父母病危，才辞师返家。不久，张海波与老伴双双谢世，遗下文祥、文才二子。那时候文才尚是孩提，十三岁的张文祥无奈与人打些零工，抚养胞弟。文祥十六岁时，同邑有一富商洪钧卿，因膝下无子，见文才生得可人，便与张文祥商量，将文才收作螟蛉之子，过继与洪家，改名为洪文才。

文祥见弟弟有了依靠，便思外出闯荡一番。他听说太平军在金田起事，专为天下穷苦百姓反清，已连陷数城，深得民心，因而亟思投奔太平军。这一日，他到洪家告别洪钧卿与弟弟文才，说明去意。洪钧卿对他道：

“你年轻志高，兼有一身武艺，蛟龙决非池中之物，焉能在此穷乡僻壤老此一生，自该到外面见见世面。只是世道艰险，你又是一个少年，凡事必须胆大心细、谦恭忍让；切勿恃勇逞强，惹下祸端。我这里有纹银一百两，助你作为川资。有事你可到天津找我，我在天津小南门开着一片‘洪记皮货行’，不日便将携带你弟弟往那里照料生意，顺便也好使你弟弟学些生意经络。”

张文祥记下了地址，收下银子，拜辞洪老先生，哭别胞弟，肩背包囊，背井离乡而去。

张文祥并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太平军。他想想本省开封府乃是历代故都，那里百业兴旺，人才荟萃，不如先到那里走走，也许能打听得太平军下落。因此便晓行夜宿，一路问讯，前往那开封府城。

这一天，张文祥来到了一个离开封只有百里之遥的所在。这里山连山，山套山，山衔山，山接山，真正是群山围抱，一时难辨出处。文祥爬上一个山头，朝四下探看。正看间，忽听得近处有兵刃撞击之声。文祥循声看去，见左边山坳中有一个赤面大汉正与一个少年厮杀。这赤面汉子正当壮年，使一对护手钩，十分凶狠；而那少年手执一柄单刀，奋力抵御，却是只有招架之功，步步后退。眼看那少年已退至山崖边缘，只要稍有疏漏，即便不死在赤面汉子双钩之下，也必葬身于万丈深渊之中。文祥看在眼里，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心想会武者须讲武德，如若双方比武，只能点到为止；即使有隙格斗，也应磊落光明。现观二人状貌，那壮者满脸凶恶之相，似非善类；那少年却是眉清目秀，一脸稚气，不像是作恶之人。我若不拔刀相助，那少年定必性命难保。想到这里，文祥双足一蹬，一个“燕子凌波”，飞身而下，轻轻翻落着地。在半空中，文祥已乘势将肩上的鱼鳞刀拔在右手，刀尖朝下。那时候，正值赤面汉子用左钩取少年肚腹，右钩刺少年眉心，使少年顾此失彼，眼看就要刺中。文祥忙将鱼鳞刀从下朝上，格开左右双钩。那赤面汉子骤见一人似飞将军从天而降，不禁大吃一惊，身子后退三步。那少年也不禁诧异惊愕。文祥捧刀抱拳，对赤面汉子言道：

“朋友，恕我冒昧。我在山上已观看多时，尊家功夫了得，招招凶狠。只是那少年还是个小孩，你又何必斩尽杀

绝，定欲置他于死地？某为此特来解劝，若不是杀父之仇，就请尊家抬抬贵手，放了他吧！”

那壮汉听说，怒道：

“好小子！我们两个人的事，与你什么相干？要你硬出头做什么？”

“我并不想干预你们什么事，无非是劝你得饶人处且饶人。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啊！”

那赤面汉子哪里听得进，破口骂道：

“好小子！你黄毛未褪，乳臭未干，老子的事休要你来管，还不与我滚了开去！”

文祥不由大怒道：

“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你倒说说，你为什么要把他逼到悬崖死路上去？”

赤面汉子尚未答话，旁边那少年道：

“这位英雄，我与他本无冤仇，是他劫了我们镖局的镖银，又将我师父打伤在山下，我才被迫与他拼命的啊！”

文祥一听，更为恼火。对赤面汉斥道：

“原来你还是强盗！我问你姓甚名谁，是哪座山头的？”

“哈哈！瞎了你的狗眼，连这河南道上九天王都认不得，还想小鬼来踢金刚呢！”

文祥这才知道此人原来是早就听说过的河南绝龙岭九天王郝貂。因道：

“好吧，咱们总算有缘碰上了。这位小兄弟乏了，就由我来陪你比划几下。我输了，算我倒霉；你死了，我算是为民除害！”张文祥说罢，就挺刀上前。郝貂大怒，速起护手

钩向张文祥下腹部钩来。二人就此斗了起来。斗有一盏茶时，郝貂性起，用了个“凤凰三展翅”绝招，双钩分上、中、下三路盘旋而进。文祥难破此招，只好一个“雄鹰振翼”，飞身窜上大树。郝貂见此，忙不迭将右手钩交在左手，伸右手探囊，朝文祥倏地一扬，两支镖一前一后直奔文祥面门而来。谁想文祥自幼学过多种暗器，识得这种“鸳鸯镖法”，故而并不惊慌，迅将鱼鳞刀交在左手，起右手五指开锋，用拇、食二指夹住了第一镖；用无名指与小指夹住了第二镖。文祥举镖一看，不禁怒火填膺，原来郝貂用的竟是毒药镖。江湖上向来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不准在暗器上熬毒，否则便被认为是不堂皇之卑鄙小人，为武林所不齿。现在文祥见郝貂竟无视江湖规矩，可见此人嗜杀成性，手段残忍，不由剑眉倒竖，动了杀心。张文祥将手一扬，两支毒药镖即脱手而出。文祥用的虽然也是“鸳鸯镖法”，但与郝貂一条直线的打法不同。他是一镖奔向郝貂眉心，一镖直射郝貂咽喉；两镖手法沉重，疾如闪电。

郝貂发出镖后，以为对方一定中镖，便趾高气扬，洋洋自得起来。他哪里会防到张文祥接镖还镖！待到镖至眼前，才慌忙躲闪，虽躲过第一镖，怎躲得了第二镖？“刷”地一声，郝貂肩头已然着镖，一交跌在地下。张文祥倏地从树上窜下，举刀对郝貂道：

“九天王，我不杀你。只要你速速归还镖银，放了镖客，你就可以回山去治伤！只是从今往后，希望你莫害良民；要杀要抢，你就找那班为富不仁的贪官污吏去吧！”

郝貂见自己身中毒药镖，虽有解药，但却拖延不得，无奈只好答道：

“好，够朋友！我领你的情！”说着，他从身边摸出一只牛角，忍着巨痛，“嘟嘟”吹响。霎时，山中窜出不少喽啰来。郝貂对其中一个头目一挥手道：

“放人还镖银！”

那头目遵命，将绑在山下的镖客松绑，交还五车镖银；扶起郝貂，呼啸一声，蜂拥而去。

那被放的镖客中，有一伤腿老者，瘸着脚，抱拳对张文祥道：

“多亏小英雄相救，老汉没齿不忘！请教小英雄贵姓大名？”

“不敢！在下张文祥！”

“啊？张文祥？”

“是啊！”

“河南汝阳人？”

“不错！”

“你的父亲可是叫张海波？”

“正是。不知老丈怎么知道？”

“啊哟，真是大水冲倒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喜旺子，我是你的姨父王万清啊！”

到此，张文祥才知这位老者原来就是自己的姨父——山东万远镖局的镖主震关东金刀王万清，方才被困的少年乃是王万清之徒武一鸣。想不到自己今日拔刀相助，竟救了自己的亲人。当下，文祥即与王万清及镖行中人，下山来到一个镇头上，借一客栈宿了。亲人聚面，自有一番叙谈。当文祥道及家乡遭灾，父母双逝，胞弟过继洪姓，自己外出流浪等情时，王万清不胜唏嘘。便问文祥打算何往。文祥不好说出